

新唱本

统计员

薛焕民等著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个唱本共有三篇山东快书和一篇短篇評彈，適宜工礦、机关演唱。“統計員”寫一个因为这山望得那山高而不安心工作的磚瓦厂統計員，等到他看到一个劳动模范在搶救磚坯中，完全不顧自身利益的模范行动后，受到啓發，改变了劳动态度。“加油”、“修牛筋”寫工人在生產中动腦筋節約物資的故事。“坦白自新”寫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肅反斗争中經過反复思考，終于打破顧慮，向人民政府坦白，受到寬大处理。

新 唱 本
統 計 員
薛喚民等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58弄2号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78号

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总經售

开本：850×1168 耗 1/46 印張：21/32 字数：18,000

1956年11月第1版 1956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4,000

統一書号：T10077.380

定价(5) 0.07元

統計員

(山東快書)

薛 喚 民

說了个年輕小伙儿王永毅，
濃眉大眼獅子鼻，
手大腿粗胳膊壯，
論年歲只有二十几。
出了學校就到磚瓦厂，
兩年來一直搞統計。
他嫌統計員的职位小，
那山看着這山低。
做工作比不上打球勁頭大，
思想上常鬧点小問題。
這一天小王清早上了班，
一屁股坐上靠背椅，
臉朝着桌子直發楞，
一看就知道思想有問題。

桌对面坐的是小刘，

悄悄的对他把話提：

“喂，運動員！

我看你愁眉苦臉沒精神，

閣下又有啥事不順意？

准又是昨天打球不走运，

弄得今天上班情緒低。

找一面鏡子照照臉，

嘴撇的能拴上一头老叫驢！”

小王說：“算了吧，

你小子說話少俏皮！”

說着話順手撕日曆，

好家伙，又到了月底三十一！

他急忙伸手抓算盤，

抽屜里摸出硬鉛筆，

你看他小王填着統計表，

思想可跑出了八百里！

他想的是：上禮拜天厂里放了假，

他打罷了籃球去看戲，

巧啦！買戲票碰見三个老同学——

王亮、張英、李文奇。

小哥儿們講个头有高矮，

論年紀全都差不离。

哥儿四个說說笑笑朝里走，

对罢了号头等看戲。

两年多沒見話真多，

你一言來他一語，

王亮說：“現如今我当了技術員，

在机床厂里搞設計，

虽說是工作有困难，

克服困难完成任务有意义。”

張英說：“你工作，我學習，

我在工学院的电机系，

再过两年畢了業，

准保管和你差不离。”

李文奇是建筑工地領工員，

少不了也把自己的工作提一提。

他三人从头至尾說了一遍，

一旁的小王可着了急，

大半天吭了一句話：

“噯……我……畢業之后搞管理……”

(夾白)管理什么呀?

噯!猛然間打鼓敲鑼開了戲,

這才救了小王的急!

(白)他忙說:“嘿……快看戲吧!”

雖說他表面上平和裝沒事,

心里急的可象戲台上過昭關的伍子胥!

他越思越想越生氣,

在學校哪點比你們低?

到如今,你們都成了大學生和技術員,

就數我的工作沒出息!

成天是鉛筆、算盤、統計表,

三加四來等於七,

瑣碎單調沒成績,

出了差錯就找你。

磚瓦廠里煤煙漫天飛,

一下雨到處是爛泥,

想當初,一心想當專家、工程師,

到如今成了一架計算機!

一年小,二年大,

十年八年沒出息，
好鋼當做爛鐵用，
功名地位全丟棄。
罷罷罷來罷罷罷，
事在人為莫遲疑！
回去就對上級提意見，
改行不再干統計。
他想到勁頭兒上一躁腳，
乖乖，吓坏了旁边看戲的李文奇！
（白）“怎么啦！”
“啊？……没什么……”
伍子胥过不去昭关我着急！”
王永毅只顧前思又后想，
不觉吹吹打打散了戲。
辞別了同學們回家去，
这时節，正下着毛毛小雨水滴滴，
心里头光顧着盤算沒留意，
叭！摔了个臉孔朝天背朝地！
摔疼了屁股不要緊，
新褲子沾的全是爛稀泥！

这事越想越窝囊，
“嗨！这叫什么鬼天气！”
王永毅一口闷气没憋住，
忘了现在正在办公室里，
他这么一喊不要紧，
惊动了对面的小刘和老齐：
“喂！你这是算的哪笔帐，
和天气又有啥关系？”
小王听见定定神，
啊？嗨——我这是着的什么迷？
哎，你别看小王办公不在意，
工作效率可不低，
算盘珠打得连声响，
八七六五三二一，
加、减、乘、除算的快，
一小会儿几张报表都做齐，
开言就把小李叫：
“快！快送到计划科去莫迟疑！”
通讯员接过报表出门去，
他伸了个懒腰松口气，

正攔下鉛筆倒茶吃，
忽听得電話小鈴响的急；
王永毅抄起話筒還沒开口，
对方就說要找王永毅；
(白)啊？我就是，有什么事你就講吧！
对方未曾說話笑嘻嘻：
“小王啊，我有几句话要問問你：
‘男同志会不会生小孩？
公鷄会不会下蛋孵小鷄？’”
(白)“噯，上班時間別开玩笑嘛！”
“玩笑？你看看剛才的日报表，
恐怕你自己看了也驚奇！
輪審間沒有女同志，
这生小孩的產假哪來的？”
(白)“曄……啊……我填錯了兩個格子。”
兩旁的小刘、老齐也來看，
只笑的嘻嘻哈哈捧肚皮：
“哈哈……
不好不好真不好，
你这个把戲变的奇。

准是你思想开了小差，
老母鴨變成老母雞。哈哈……”
小王嘴上沒說啥，
心里有点不服气：
“哼！芝麻大的一点事，
整天是雞毛和蒜皮。”
狠狠地挂了電話改报表，
一个人坐在那里生悶气。
改过表，剛坐穩，
分厂的王主任進門把話提。
王主任手里拿着月报表，
臉上的表情挺嚴肅，
他說是：“小王啊！做的报表从头看到底，
有一項数字是假的，
因为防汛，別的分厂任务都沒完成，
就我們超額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七，
与实际数字一核对，
才發現你多报了八万多塊手磚坯，
扣除这笔数字再算一算，
只完成計劃百分之八十七！”

查查吧，对对吧，
一字之差关大局！”
王主任从头至尾說一遍，
把小王急的汗直滴，
他結結巴巴要开口，
猛听得一串鐘声响的急，
(夾白)“什么事？”
“同志們！西北角上烏云起，
眼看要來一陣暴風雨，
磚坯在外面沒盖好，
赶快搶救莫迟疑！”
王主任听罢不怠慢，
“嗤”的声扒了制服就竄出去，
小刘、老齐也忙往外边跑，
在后面緊跟着王永毅。
減段截說到坯場，
大家伙搶盖磚坯干的急，
抬草盖，拿草皮，
柴牆箔子一丈七。
这真是人多好办事，

一刹时磚坯、瓦坯都盖齐。

这时候風催烏云到头顶，

哗哗哗！大雨点无情砸地皮。

王主任站在高坡四下看，

“哎呀！窖下边有两架坯子淋着雨！”

他說着話跌跌撞撞往前跑。

到那边扛起个草盖盖磚坯，

提起草盖往下盖，

刷！从后面閃过来一張小草皮。

王主任扭回头來留神看，

原來是小王赶到來救急！

王主任連忙开言問：

“这两架磚坯是誰的？”

小王說：“这两架坯子在八組，

坯工名叫徐紅喜。”

两个人盖完磚坯往回走，

这小王又是埋怨又是急，

心理想：“徐紅喜呀！徐紅喜，

也不知你跑到哪里去，

这么大的暴風雨，

害得俺替你盖磚坯！
再一說，你本是計件工資制，
毀了磚坯看你是吃飯还是喝稀泥？”
这小王是一肚子牢騷沒出口，
从对面跑过来一人是老徐，
急急忙忙朝前奔，
渾身上下水直滴。
小王一見忙招呼，
張嘴开言叫老徐：
“又是風來又是雨，
为什么不見你盖磚坯？”
老徐說：“并非我到处乱跑忘了事。
有一段情由听仔細：
对面的五号大磚窯，
今上午裝好磚坯两万七，
下午就点火來燒窯，
正碰上這場暴風雨，
窯上沒有一個人，
我一听打鐘着了急，
撂下了自己坯子沒有盖，

找雜工抬了个箬棚盖上去。”

小王說：“你自己任务沒完成。

舍近求远啥脾气？

再一說你是計件工資制。

毀了坯子这个工資誰給你？”

老徐說：“什么近來什么远？

这坯子都是國家的。

这几万磚坯不容易，

多少人操心流汗費力气，

眼看着就要燒成磚，

怎么能再叫大雨冲成泥。

自己的坯子毀个千把塊，

大不了少拿点工資啥稀奇！”

王主任倒說：“你做的对，

这正是，你为大家大家也为你！”

說罢回身仔細看，

羞的那小王滿臉通紅把头低。

說着話來到了办公室，

王主任对着小王把話提：

“暴風雨打断了心头話，

老徐替我都說齊。
這血汗造出的磚和瓦，
全憑着你們來統計，
把數字報給領導上和同志們，
看一看，我們的生產有啥問題！
倘若是报表出了錯，
豈不是害了國家害自己！”
王永毅听罷了一席話，
只覺得一團烈火燒臉皮，
只覺得又是甜來又是苦，
他認識了錯誤把頭低。
從此小王有轉變，
各樣工作都積極，
就是吃飯也不落后，
他跑在前邊搶第一！
(白)下面有人要說啦：“噢！吃飯積極啊！”
別忙，听我慢慢說仔細：
食堂里空的凳子他不坐，
偏往坐滿人的凳子當中擠！
(白)發神經病啦！

不！他手里拿着傳話筒，
对着大家报成績：

“一小組完成定額質量好，
大家向他們來學習。

二小組出了廢品落了后，
赶快加油赶上去……”

他报得清清楚楚不紊乱，
又批評來又鼓勵。

工人們說：“这下我們干活有了底，
多虧咱們的統計王永毅！”

这正是工人階級的正确思想，
教育了不安心工作的王永毅。

單等他工作当中立了功，
再來說小王得紅旗。

加 油

(山 东 快 書)

薛 喚 民

說一个磚瓦厂青工張宝和，
論个子不高也不銼，
細眉、長眼、凹鼻子，
薄薄的嘴唇尖下額。
小張是个好团員，
干活保險又利索，
工作在磚机車間修理組，
檢修、加油、保养車。
这一天午后两点鐘，
小張來找管倉庫的胖老罗，
他進門放下大油桶，
冲着老罗把話說：
“我要領机油四十斤，
給咱們磚机当茶喝。”